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刘小枫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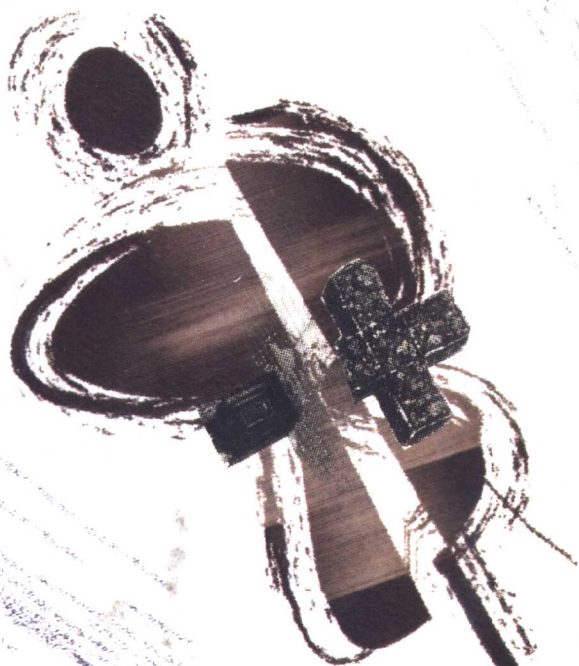
A RUMOR OF ANGELS

A RUMOR OF ANGELS

天使 多 传言

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

[美] 贝格尔 著
高师宁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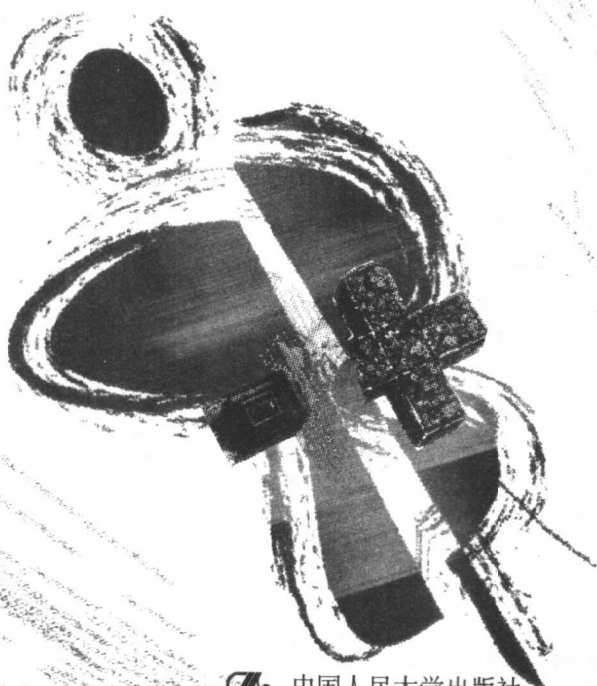
■ A RUMOR OF ANGELS

A RUMOR OF ANGELS

天使的传言

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

[美] 贝格尔 著
高师宁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刘小枫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的传言/[美]贝格尔著;高师宁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朗朗书房·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ISBN 7-300-04960-5/B·315

I. 天…
II. ①贝…②高…
III. 宗教社会学
IV.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060 号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刘小枫 主编)

天使的传言

[美]贝格尔著;高师宁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 × 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7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5 000 定 价 13.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历史地观之,基督教有社会 and 思想两个层面。前者指基督教会
的形成及在诸民族社会中的传入和发展过程;后者为基督信仰
在神学、哲学、文学、艺术中的思想性历史表达。基督教的社会
层面和思想层面尽管相关联,仍各具不同的形态。

基督教思想形成于公元最初三百年,其时有希腊语思想者
和拉丁语思想者(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借希腊化哲学思想和罗
马哲学思想,表达对基督事件之认信,开基督思想之先河。在中
世纪,基督思想在拉丁语文化中与古希腊思想再度融糅,形成欧
洲中古思想之主流。近代以来,基督新教随宗教改革而衍生,民
族国家形成,基督思想遂与欧洲诸民族语言文化融糅,形成风貌
各异之基督思想。俄罗斯则直承早期希腊语基督思想,形成独特
的俄语基督思想(东正教思想)。近百年来,随着肇始于欧洲之社
会现代化的过程,基督思想亦植入亚洲,产生汉语、韩语、日语之
基督思想。

语言乃思想文化之容器,基督思想之品质超逾民族性,形态
却假依于民族语言。故基督思想既具普世性,又具民族语言的思
想个性。基督思想历近两千年语程,迄今仍在诸民族文化言路中
伸展,成为世界性文化之重要结构要素。

翻译乃民族文化拓展之良展,王国维尝言:“周、秦之语言,
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



苦其不足。”中国学界百年翻译之业为汉语思想走出自我封闭，拓展自身开辟了途径。20世纪40年代，美国神学家、汉学家章新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中国神学家谢扶雅教授等共同从事，至60年代已成32部。《集成》开创了基督教思想典籍的汉译事业，令学术界感佩。同时，《集成》也有历史的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如人意；对19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思想学典顾及不足。最令人遗憾的是，《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终。

本文库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思想学典未尽之业，以补汉译泰西学术中移译基督教思想学典之不足。文库定名为“历代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2

天使的传言 *A Rumor of Angels*

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表明仅涉及基督教的思想史文献，旨在积累历代基督教思想的汉语学术典藏。

本文库以翻译为主，但亦收汉语基督思想文典。

I. 古代系列（希腊化时代至中古末期）。含希腊语早期基督思想、中古拉丁语基督思想。

II. 现代系列（从16世纪至20世纪）。含近代西方各民族语言之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基督思想学典；此两系列亦包括犹太教思想学典和汉语基督思想文献。

III. 研究系列。为现当代中西学者对历代基督思想具学术深度之研究著述。百余年来，无论欧美还是中国思想学术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在欧洲自然科学的知识观影响下逐渐形成和扩展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种实证知识性的思想原则和

相应的知识学方法构成了现代学术的品质,大学和研究机构,为现代学术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

现代学术(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以知识学的原则和方法检审历史和现实中的思想和社会,尽可能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地研究人类的意识理念和生活样态。在这种学术形态中,基督教神学作为一种传统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基督教思想及学术不仅是欧美思想文化的传统并迄今仍为其基本结构要素,亦已成为汉语思想及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研究基督教的思想和社会之历史和现实,是汉语学术界的一项任务。

文库之编译工作由中国人文学者从事,编译者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汉语思想文化传译佛典之心智和毅力,“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赢蛤之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

汉语学术思想值现代转型重铸之际,文库愿益于汉语思想之丰硕,不负汉语学术之来者。



中译本导言

贝格尔(P.L. Berger)是美国当代宗教社会学家。他于1929年生于奥地利,后移居美国,就读于瓦格纳学院(Wagner College)。在军队服役了一段时间之后,贝格尔一直从事教学活动,先后在鲁特基斯大学、波士顿大学任教授。贝格尔先从事社会学研究,后来兴趣转入宗教社会学领域,并曾任美国宗教研究协会主席。他在宗教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诸因素》(1969)、《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的再发现》(1969)、《神圣集会的噪声》(1966)、《不确定的观点》(1961)、《异端的律令:宗教命题在当代的可能性》(1979)、《面向现代性》(1979)等书。20世纪80年代以后,贝格尔的研究兴趣又转向了第三世界的发展和现代化等问题。现今他仍在波士顿大学从事经济文化方面的研究。

贝格尔于60年代开始其宗教社会学研究,其时此学科陷入实用的、狭隘的、微观的研究。贝格尔认为宗教社会学一直太专注于教会和教派的体制,将这种研究视为“教会的社会学”,[P.L. Berger:《天使的传言》,4页,New York, 1970。]主张宗教社会学的“目光应该拓宽”,力图改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方法,探索潜藏于“体制形式之宗教后面”的东西。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逊(R. Robertson)对贝格尔设想的这种宗教社会学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比这个领域内的人们近来所从事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哲学



上的抱负更为远大”。[以上引文皆引自R. Robertson编:《社会学对宗教的解释》,18—28页,Oxford,1972。]

贝格尔遵循自己的宗旨,在其研究中力求统一宗教社会学自韦伯(M. Weber)和着尔干(E. Durkheim)以来一直存在的两种倾向。他既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宗教的本质、功能,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又注意宗教的历史演变,探究了宗教与现代社会之多元化、世俗化的关系。他的研究力求做到“动、静”结合,被称为“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大英百科全书》“宗教社会学”一条。]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2

天使的传言 *A Rumor of Angels*

—

麦奎利(J. Macquarrie)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宗教学术思潮时指出,当代存在一种“对于人类,对于人的性质、人的未来、人的命运的压倒一切的兴趣”。[J. Macquarrie:《20世纪宗教思想》,410页,New York,1981。]从人出发,以人的活动作为理论的基础,不仅是贝格尔对当代思想的顺应,也是其宗教社会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贝格尔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主要包含在其被称为自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来对宗教社会学贡献最大的著作《神圣的帷幕》(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之中。它包括三个主要的内容:宗教之本质、宗教之功能、宗教与世俗化。

1. 宗教之本质

贝格尔认为,宗教是一种“人类活动,凭借这种活动,一种包罗万象的神圣秩序,即一种能够在不断面临混乱时维系自身的神圣宇宙得以确立起来”。[Berger:《神圣的帷幕》,51页,New York,1969。]简言之,宗教是一种“用神圣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贝格尔对宗教的定义在《神圣的帷幕》一书中出现过多次,尽管表述有些不同,但意思都一样。此处引文仅为其中最简明扼要的一处。]

贝格尔关于宗教之本质观点的新意所在,是其关于人类社会形成的理论。他从人类活动入手,抓住了人类的生理特征——人的未完成性和人类的本能——对意义和秩序的追求,论述了人类通过外在化、客观化、内在化三个阶段,为自己建造一个秩序世界和意义世界的过程。由于人造世界的天生不稳定(贝格尔认为这是人造物的特征),也由于人所建立的世界与人意识中的主观世界不可能完全对称,人不可能彻底地社会化。各种“边缘情景”如噩梦、死亡等情形总是存在,因此非实在、无秩序的威胁总是存在的。从古到今的每一个社会都不惜代价地阻止无秩序的混乱局面出现,为个人提供各种方法去避开可能陷入的极度混乱。而宗教在人类建造世界的事业中正是起了这种战略作用,因为人类正是“借助于神圣者”,才设想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宗教是“把整个秩序设想为对人来说具有意义的大胆尝试”。[《神圣的帷幕》,28页。]宗教的本质是秩序活动,而体现这个本质的方式之核心是“神圣”秩序的建构。具有秩序化功能的活动并不一直都是宗教,但宗教的方式,就是假定人类建造的世界具有神圣的秩



序,它把人类的生活安置在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秩序中。这种神圣性一旦丧失,剩下的将不是世俗,而是无序的混乱,因此宗教在人类建造世界之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位置。

2.宗教之功能

对宗教功能的探索,乃是宗教社会学家历来关注的一大课题。秩序世界和意义世界一旦建立,维系这个人造世界的使命就提出来了。古往今来最有力又最有效的维系手段就是宗教。贝格

尔认为宗教的这个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宗教对社会制度和人的社会角色之合理性的论证。宗教用其神圣的帷幕遮盖了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一切人造特征,使它们变成了一种在时间开端就存在的东西。于是宗教赋予了人类社会以终极有效的本体论地位,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合理性。尽管社会制度不断变化,尽管它们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威胁,但是,一旦它们被赋予了必然的、稳固的、永久的外貌,它们就具有了不朽的性质。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稳定,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个人的角色依赖于他人的认可和分派,然而他人却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人会忘记、会改变,上帝却记得。因此宗教能使个人在社会中的脆弱身份与角色获得稳定的基础。其次是宗教神义论的功能。在人的经验中,时常出现无秩序的经验,无论社会如何

被神圣化,痛苦与不幸总是伴随着人的一生。宗教神义论的功能就是把这一切无秩序的经验、痛苦及其不幸说成是有意义的、是需要的、是命定的,而人对意义的需要,与对解脱和幸福的需要同样或甚至更加强烈。宗教神义论虽不能提供解脱与幸福,但却能提供意义。神义论对社会的作用类似于对个人的作用。它把社会中的一切无序状况归并到社会既定的法则中,即把它们看成是必然的。于是一切恶,包括天灾人祸都得到了解释。

3.宗教与世俗化

世俗化问题是宗教社会学领域的新课题。关于世俗化的原因和结果,学术界众说纷纭。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有独到之处。他认为世俗化的种子早就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宗教的最古老源泉中。他从西方文化的深层和精神核心——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内部去挖掘世俗化的根源,得出“基督教就是自己的掘墓人”[《神圣的帷幕》,129页。]这个与众不同的结论。贝格尔认为世俗化最早的发源地是经济领域。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世俗化从这个领域不断向社会其他领域扩张,这种扩张使得宗教向制度和秩序中最公开和最私有的方面,即国家和家庭两个方面分化。这种两极分化使得宗教在现代社会具有一种两面性:公共场合的修辞和私人的德行。就宗教是共通的而言,它已缺乏真实性;就其是真实的而言,它却缺乏共通性。这种状况必然引起宗教之传统任务的彻底改变。宗教建造社会的力量已被限制在建造亚社会或部分社会方面。支撑这种私人化宗教的社会基础变得越来越脆弱。贝格尔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通过寻求更广泛的



社会基础来调节。而这种调节的结果,是新的教会和更广泛的宗教集团不断涌现,某一种宗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多元化的状况所取代。因此可以说,世俗化导致了多元化,多元化又加速了世俗化。世俗化使宗教这块神圣的帷幕四分五裂。这种支离破碎的帷幕即便是神圣的,也不再可能完成其传统的任务,为整个人类世界提供共同的意义。此外,支持宗教的社会基础也由一个整体变成了分裂割据的多元局面,这种状况也不可能再支撑一块神圣的帷幕。为此,贝格尔为宗教在工业化社会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贝格尔的全部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基础,是其关于人类社会的理论,而这套理论的核心又在于建立并维持人造的秩序世界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6

天使的传言 *A Rumor of Angels*

和意义世界。贝格尔“恢复了对宗教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这种探索对于宗教社会学在现代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R. Robertson :《社会学对宗教的解释》,上引,29页。]正因为如此,贝格尔在当今宗教社会学领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一套宗教社会学理论被认为是当今宗教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新模式(paradigm)[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贝格尔的理论又受到了新的“新模式”的挑战。]。

出乎贝格尔的意料,他的这一整套宗教社会学理论问世后,被一些人斥为“无神论”的论述;他用这套理论对当代宗教状况的分析,也被认为是表现了对“宗教的绝望”态度。这种种批评使作为社会学家和作为基督徒的贝格尔深感不安。我们在此介绍给读者的这部《天使的传言》,既可看做是贝格尔对于上述批评的回答,也可认为是贝格尔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延伸和拓宽。说它

是延伸,指的是全书仍以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为线索;说它是拓宽,指的是贝格尔的独创做法:即把“社会学的兴趣与神学的兴趣糅合在一起”。[J. Macquarrie:《20世纪宗教思想》,何光沪译,4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二

《天使的传言》于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90年代初又再版。事隔20多年后,贝格尔对自己的旧作一字未改!这不仅表明了他对这部作品满意,更主要的是他认为,他在这本书中表达的思想不仅对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而且对于90年代的神学讲坛,都是有效的。的确,当我们今天来读这本20多年前的著作时,仍深深地感到了作者对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之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的产生表现了一个社会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个基督教徒的时代敏感;同时,我们也为作者对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和出路的分析感到兴奋。

1. 宗教的状况

今天的宗教状况与20多年前的形势相比较,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其相同点在于世俗化仍然是一种全球性的倾向,这一点在《天使的传言》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超自然者从现代世界隐退了”,“上帝死了”,“后基督教时代开始了”等等表述,表达了宗教学家们对现代宗教状况的看



法。20世纪的文化在超自然者缺席的状态下变成了经验的、此世的、世俗的、人本的、实用的、功利的、享乐主义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尤其如此。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宗教可说是每况愈下。尽管宗教的这种变化在欧洲与美国不完全相同(德国社会学家卢克曼[T. Luckmann]称前者的变化为“外在世俗化”,后者的变化为“内在世俗化”),但是,宗教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却是完全相同的。尽管这种危机的过程不同,有的已经爆发,有的正在途中,有的只能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但是,宗教面临的危机是全面的、深刻的。尽管危机是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宗教传统的一些棱面折射出来的,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的范围之内,没有一种传统宗教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8

天使的传言 *A Rumor of Angels*

能够避免危机。

在本书中,贝格尔分析了新教、天主教、犹太教面临的危机。新教由于其与现代理性与现代社会的密切关联,因而具有一种特别开放的历史。这种开放性使得新教的危机是来自内部的而非外部的突变。近两个世纪以来,新教对现代性、世俗性采取的主要是顺应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的困难在于“应该走多远”的问题。天主教几乎从一开始就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现代社会,她一直竭力并有成效地保住了反对现代性的认识论上的防线。然而这种态度的困难在于难以充分了解“这种抵御究竟有多大的力量”。虽然犹太教的危机与所谓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休戚相关,而世俗化带给犹太教的困境一点不比基督教的困境小。

尽管世俗化使传统宗教的垄断地位一去不复返,尽管世俗



化使传统宗教对实在的解释面临崩溃，使意识形态领域呈多元化状况，使人们要在“信”与“不信”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贝格尔却认为“超自然者在地下的隆隆声，能够与所有高高在上的理性主义共存”，“超自然主义有意义的飞地 [本义为外国领地包围的土地。]，也将会保持下去”，宗教的未来既不是“宗教之完结”，也不是“复活的上帝的时代之来临”，而是在“世俗化的文化中，继续地发现超自然的存在”。[以上引文均摘自《天使的传言》。]

贝格尔对六七十年代宗教状况的分析，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今天，宗教所面临的危机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宗教所面临的世俗化、现代化的挑战，人们在各种意识形态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如果说今天的宗教状况与20多年前的状况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宗教并未像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中预言的那样越来越私人化，这也许是各种宗教为在现代社会保留自己的地位而做出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80年代后全球性的宗教热、宗教复兴以及新兴宗教的层出不穷，虽然是贝格尔在20多年前不曾预料到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提到。]但是可以说，这种状况也正是他关于宗教的未来不是“宗教之完结”等论断的证明。

2. 神学的新起点

马克思当年说过，任何一个从事严肃哲学的人，都首先必须通过费尔巴哈(Feuerbach)思想的“火溪”，[德语 Feuerbach(费尔巴哈)一词，又意为“火之溪”。]同样，贝格尔认为，现代社会的神学家必须通过而且应该通过的一个“火溪”，那就是社会学，准确些说，是知

识社会学的“火溪”。

超自然者的“隐退”，使神学陷入危机，而现代科学的兴起，则是对神学的挑战。众所周知，哥白尼把人抛出了宇宙的中心，达尔文把人的地位降到了动物的等级。这正是为什么一提到现代科学对神学的挑战，人们自然首先想到自然科学的原因。然而贝格尔与大多数的人的看法相反，他认为自然科学的挑战相对而言是温和的，它们只是反驳了对圣经的字面解释，例如宇宙是上帝在6天之中创造的，人是亚当的后代等等。更加尖锐、更加危险的挑战，来自社会科学。例如历史学的挑战就已经威胁到神学的根基，它把圣经和福音都看成了人的产物；又如弗洛伊德以后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10

天使的传言 *A Rumor of Angels*

的心理学把宗教解释为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投射。它们都把宗教抛进了“相对化的真正旋涡中”。而社会学，尤其是认知社会学对神学的挑战，更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因此它引起的相对化也达到了最厉害的程度。贝格尔认为，社会学的研究使神学意识到了自己在当代社会中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有许多事实证明，宗教社会学的大量工作在开始时都是代表宗教组织进行的，而这些工作得出的结果却破坏了宗教组织自身的某些基本前提。然而社会学的挑战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方面，即它有能力对相对化的问题提供一种答案，做出一种合理化的论证。例如它能使曾一度是对独一无二权威的“教会之外无拯救”之公式的肯定，变成一般的原则，使它适合于各种宗教甚至共产主义者、素食主义者、飞碟信仰者。正是社会学的事实，使宗教的断言失却了真理的地



位,落到了只是个人信念、意见或爱好的层次。面对种种挑战,神学应当坐以待毙吗?贝格尔关心的正是这个问题。他为神学指出了一条路:使相对化者相对化,即,使社会科学自身也相对化。社会科学把宗教看成人的产物或投射,神学可以把这种做法再颠倒一次,也就是把人的“投射”看成是神学之实在的“反射”。

费尔巴哈把宗教看成是人的本质的投射,从而把上帝创造人的神学真理一下子倒转了180°。贝格尔在社会学的范围内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坚定地相信,宗教是人的产物,是人类理想的投射。如果他的思想到此为止,那么他只不过是现代的又一个费尔巴哈。但是贝格尔却没有止步,他继续向前:“从投射转向投射者,转向人的经验材料,神学思想会更加兴旺。很明显,神秘主义或者对超自然实在的其他所谓体验,并不是每个人都容易达到的。我的目的是探索这样一些神学的可能性,以一切人普遍都能达到的东西作为它们的出发点。”[D.Stewart:《宗教哲学的探索》,57—58页,New Jersey,1980。]以人为出发点,更确切地说,以人的经验为出发点,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寻找超自然者的迹象,这正是贝格尔为神学指明的出路。

3.新的五项论证

有无超自然者存在,这是无法凭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问题。但是可以接受的说法是,如果有一个超验的实在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外,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经验中,就一定会有那个超验实在的迹象。反之,如果日常经验中不存在任何这类迹象,就不能肯定超验实在的存在。那么,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是否真有这类